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廿五號

據清·龔景瀚編李本源纂修  
道光二十四年抄本  
影印

青海省

# 循化廳志

sk e7/14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410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 循化廳志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194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豐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循化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圖

建置

沿革

分野

形勝

疆域

卷之二

山川

古蹟

關津

城池

卷之三

營汛

兵糧

官署

倉廩

學校

義學

驛站

循化志

目錄

一

卷之四

族寨工屯

卷之五

官師

土司

卷之六

祠廟

寺院

人物

卷之七

水利

農桑

鹽法

茶法

經費

風俗

物產

卷之八

夷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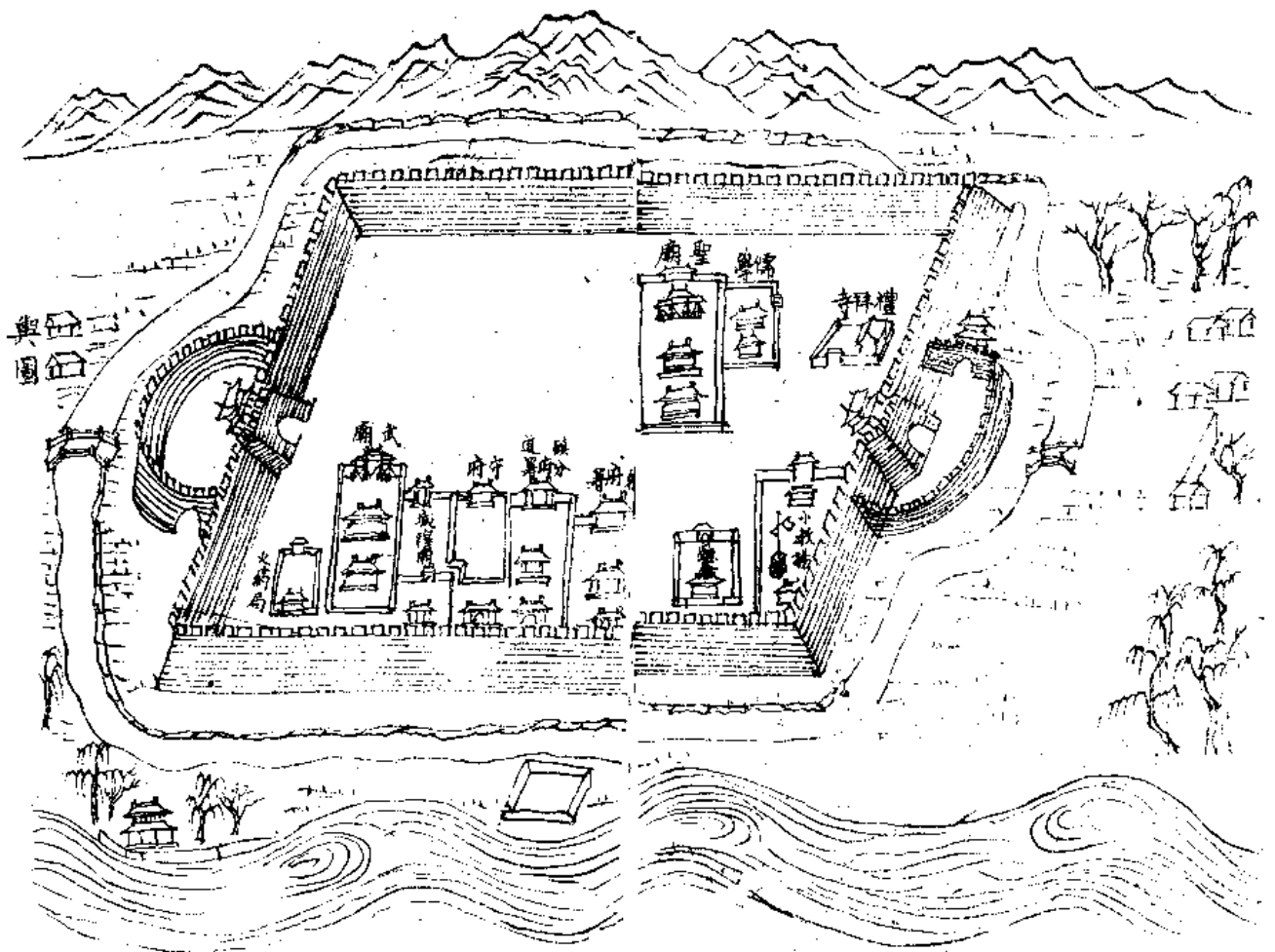
回變

循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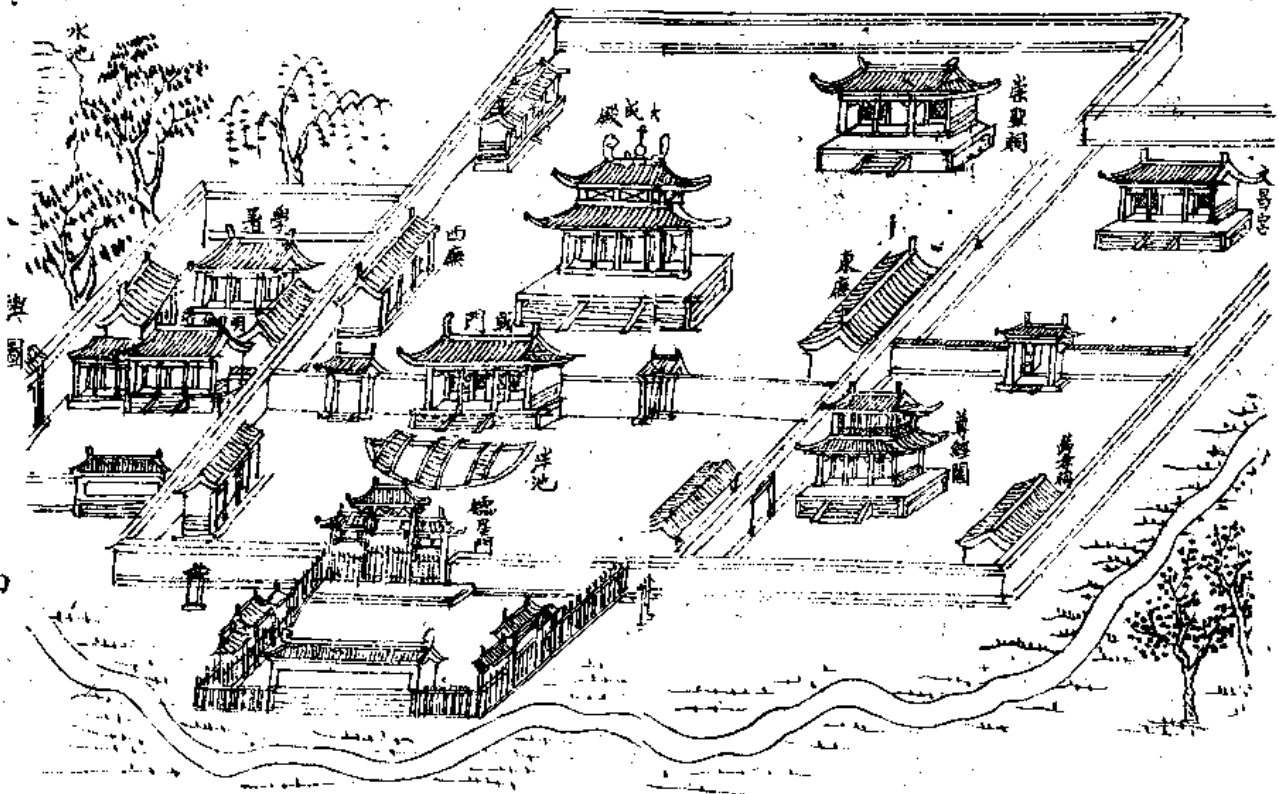
目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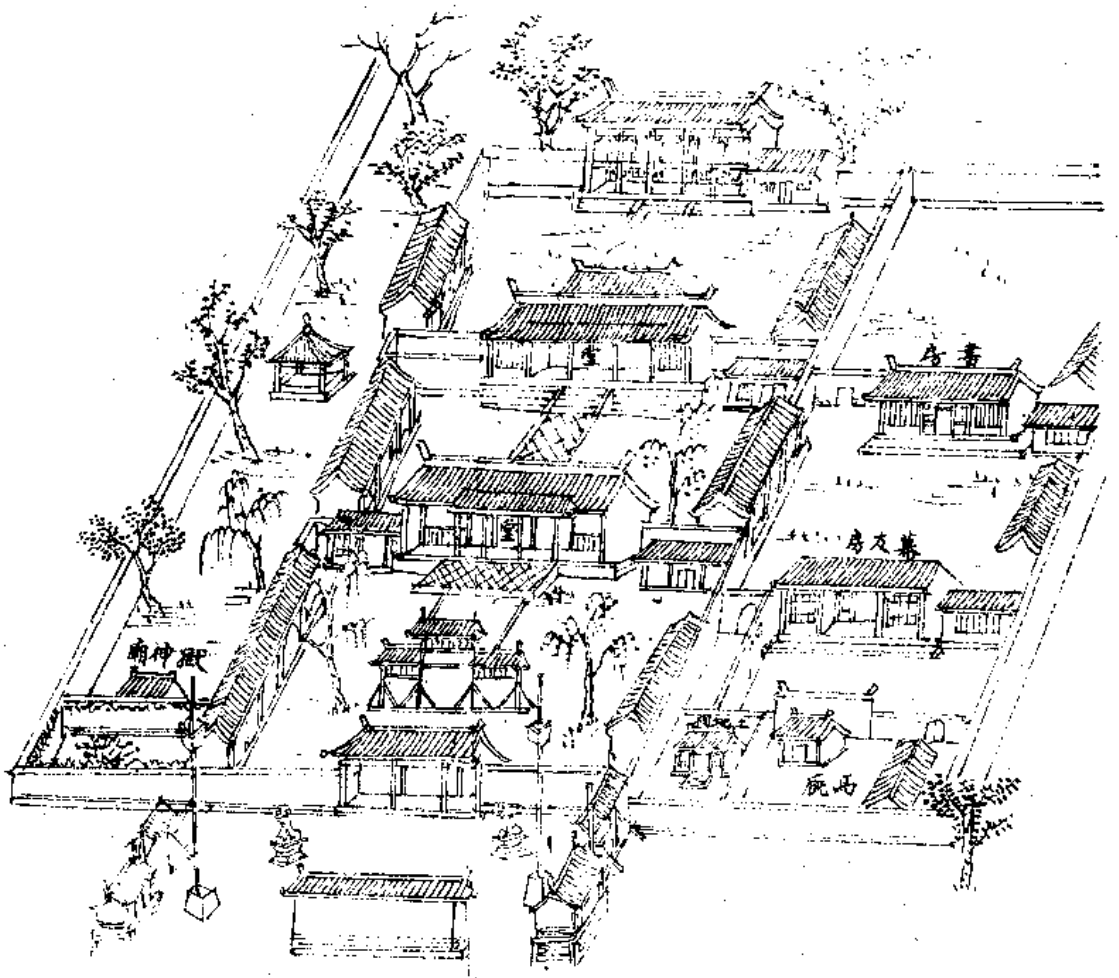
# 城隍圖



# 齊 廟 畚



# 廳署衆



其圖

循化志卷之一

閩中海峯集景瀚編

金臺星泉李本源校

建置沿革

循化廳在禹貢為雍州地

古積石山即大雪山元丈所謂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而誤指為崑崙者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外即望見之為西海以南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一

諸山之冠實為首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番語以祖為河本你以險惡為麻禪以水為母孫故呼為河木爾麻禪母孫山猶言大水山也在西甯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水道花綱

域無疑矣

禹導山水所行無外國地河自積石入雍域為中國河禹導河自此始沿流而下直至於龍門則金城朔方之河必不在我舊界中可知也杜氏誤以龍文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遂謂河湟之間自古為羌戎非中國所有雍西南境屬地廣二千里輪千餘里矣禹貢雖指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二

按今循化城北西過河不及一里有石山連巖聳峙即水經注之唐述山唐人謂之小積石山杜佑通典誤以為禹貢之積石者齊氏云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此以度數推之徑直鳥道相距里數人行常不止此以明氏之言考之大積石已屬中國雍州之域小積石更在其內數百里其為雍州之地更可見也且廳地北與西甯接壤南與洮州岷州接壤西與西甯之貴德廳接壤大積石在貴德西南邊外湟水在西甯西傾山在岷岷所謂湟水之南

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廳地固在其中其為雍地無疑義矣

在殷周為羌戎地

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時犬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持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翟而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三

戎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翟寇掠乃入犬立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獫狁孔熾整居其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雍州之域為戎翟所侵陵如此則且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

格胡氏之言是也夏末德衰戎翟遂入中國

在秦為塞外地

殷周之興但務文德不逞遠略雖曰攘夷嘗未能復禹服之舊也考之經史涇陽太原今之平涼固原也當時已為邊境自平涼以西皆秦漢以後百戰得之者其初固戎翟豬居之地也內地如此以外無論矣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四

在漢為金城郡河關縣地

按漢志袍罕河關俱屬金城郡而大積石山乃屬之河關西南塞外是河關縣為極邊其又在袍罕之西可知也袍罕為今河州而循化在河州之西是為漢河關縣地矣縣之治所今不得其處或謂二十四關名雖非古地皆秦漢遺跡積石關下臨黃河兼河與關縣

隨大山聯絡之勢相其崖谷為之疑即其道跡後人踵而為者

之取名殆以此其治所當在積石關內今俗  
所呼積石州之地然以水經注考之河水東  
徑九川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  
縣北考漢書隴康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  
地肥美又有西海鹽池之利西海即今青海  
是大小榆谷即在青海左右而河關縣又與  
大小榆谷相近今積石關距青海尚在數百  
里外非也且水經注河水過河關縣後又歷  
西平郡界澆河故城石城黃河城卽川城臨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五

津城白土城而始至唐述山唐述山唐人所  
謂小積石山今循化城北而隔河之石山是  
也是河關縣在小積石山之西且相去甚遠  
而今積石關乃在小積石山之東六十里是  
河關縣治所不在積石關內也明矣以意求  
之當在今貴德廳之東循化廳之西下龍布  
諸番寨之地

其南為金城郡白石縣寨外地

白石縣離水出西寨外東至袍罕入河

漢書地理志

離水導源塞外元中又東北徑石門口山疑卽皋  
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  
至鞏蘭謂是山之關塞也離水又東徑袍罕縣故  
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水經注

按離水今俗誤呼為大夏河者也其水源出  
廳之西南蒙古界內入廳屬南番哈家寨由  
捏貢川流入土門關入河州界經河州城之  
南而東出洩湖峽北注於河土門關廳注所  
謂石門口山也洩湖峽廳注所謂東北出峽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六

也是今廳屬南番二十一寨皆漢白石縣西  
塞外地也白石縣以白石山得名應劭曰白  
石山在東蓋今俗呼為太子山者也其山全  
體皆石故宋時又謂之露骨山十三州志云  
白石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胡氏  
曰故城在河州西以應劭之言考之則治所  
在白石山之西當在今河州雙城堡上下

後漢金城郡廢河關改屬隴西白石縣省

按縣屬隴西故水經注稱爲隴西河關縣白

石之有當併入袍罕

在晉亦為河關縣地

閻百詩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元龍飛二年元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為貢錙指

按晉志金城郡五縣隴西郡四縣皆無河關而呂元載託書元河關臨洮武始與十六國春秋同臨洮武始皆當時郡縣不應河關獨書舊名蓋晉志脫略也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七

晉初有惠帝復置屬狄道郡 一統志

按晉志無狄道郡一統志必有所據

又為臨津縣地屬晉興郡

晉惠帝時張軌置後魏有一統志

永甯中張軌為涼州刺史上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袍罕永固臨津臨鄯廣昌大夏遂興軍唐左南等縣晉書地理志

河水又東徑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

河濟渡之處水經注

州志臨津城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下臨河津

統志

按今河州志無此語蓋舊志也據此則臨津城似即今之積石關故隋時亦謂之臨津關清書煬帝紀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是也然以水經注考之河水徑津城北又東會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始至唐述山唐述山為今廳治北之小積石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八

山臨津城當在今廳治之西而積石關乃在廳治之東六十里非也以意求之今自循化至西甯皆由掌教坊渡口過河至西甯之甘都塘汎所謂緣河濟渡也甘都堂其即古之白土城與臨津縣城當在今查漢大寺以西下龍布諸寨間臨津溪水疑即今保安大河也

後沒於劉曜旋收復

咸和二年劉曜將劉引攻涼袍罕護軍辛晏降之

遂失河南之地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曜亡收復河南地至於狄道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符堅滅涼地屬秦其後為西秦所有後涼呂光取之

龍飛二年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

關皆克之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光置澆河郡

在河州西歸德所來古西羌所居後漢延熹中燒

當等八種羌為寇段熲擊破之遂定其地東晉時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九

呂光置澆河郡一統志

按光之置郡不知何年晉書及十六國春秋

皆不載光雖羌河關其師族既歸於姑臧疑

未必能有是地故胡氏以澆河郡為南涼所

置然考十六國春秋南涼錄太初二年澆河

太守王稚以郡降是澆河之名前固有之矣

一統志得之河關澆河據水經注皆在黃河

之南河關之名此後不見於史而澆河獨傳

蓋即一地而光改河關縣為澆河郡耳故水

經叙河水過河關縣而鄜注但取其徑澆河

故城當道元時並無河關故城知為一地也

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

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水經注

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

此復置澆河郡其末為積石軍高僧雖指

按郡以水名而水經注不載是水惟在濟川

水水西南出澗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

水北徑澆河城西南北流注於河常澆水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

別名胡氏改水經文北水為澆水因誤全民

祖望識之是也而謂非別有澆水亦誤

又按西平故城今西甯府治也貴德循化皆

在黃河之南循化至西甯三百里貴德至西

甯二百里然貴德在西甯西南循化在西甯

之南今云東北去西平是澆河故城當在今

貴德境內而循化則其所轄也

旋為南涼禿髮烏孤所取

太初二年冬十月樂都太守田瑤淳河太守張稠

澆河太守王推咨以郡降

三年烏孤徙治樂都遣叔父若留鎮澆河十六國春秋南涼錄

隆安初為南涼秃髮烏孤所取一統志

按秃髮烏孤於晉安帝隆安元年改元太初太初二年安帝隆安之二年也烏孤進擊羌酋梁磯大破之磯單騎奔澆河遂降三郡是澆河當時已不屬後凉蓋呂元置郡未久已為羌戎所有矣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中間入於吐谷渾

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盤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於澆河大破之擒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按西秦乞伏熾盤永康二年晉安帝之義熙九年也其次年南涼始滅據此則傳檀木降澆河之地已早為吐谷渾有矣

西秦乞伏熾盤復取之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于率騎五千

討吐谷渾樹洛於塞上樹洛于奔保白蘭山  
建安七年徙其境內夫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塞川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按永康六年晉安帝之義熙十三年建宏七年宋文帝之元嘉三年也據此則吐谷渾退保白蘭而澆河為西秦之地故得徙其國中老弱於此也

暮末東遷地復入吐谷渾

永宏三年暮末為河西王蒙遜所逼東如上邦其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為南涼秃髮烏孤所取後入吐谷渾一統志

按永宏三年宋文帝之元嘉七年也據此則澆河之地中間又為西秦所有一統志謂南涼取後即入吐谷渾蓋考之未詳

宋文帝景平中拜吐谷渾河射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水經注

終元魏之世

按魏書地形志無澆河郡知此地在魏世屬

吐谷渾也然吐谷渾傳高宗時定陽侯曹安表曰往昔為澆河戎將與之相近又云拾遺却落大饑寇澆河蓋世祖特遣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慕容延走白蘭澆河之地中間又嘗入魏矣而志不載魏收之略也又西魏亦置澆河郡見隋志石化陰縣為今西甯縣境別為一地非此澆河也按西甯府志環伯縣為化陰縣也

後周遂吐谷渾置洮河郡洮河縣為廓州總管府治澆河郡後周武帝遂吐谷渾以置廓州總管府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一

皇初府廢治河津縣後周置洮河郡領洮河廣威安戎三縣開皇初郡廢併三縣入馬大業初置澆河郡隋書地理志

按此則後周之洮河縣即隋之河津縣前此之澆河城也洮河郡廓州皆始此至隋則郡復古名縣改名河津非二地也死去洮水尚遠而郡縣皆以此名者全氏祖望所謂河關一帶之水通名洮河為得之今保安左右尚有北流洮河岸者亦其遺也三縣大抵在黃

河之南元和志謂之河南地是也皆今貴德循化二廳境內安戎不可考廣威即水經注之廣遠城所謂河水又東北徑廣遠城北全氏曰廣遠即廣威音同字異字文蓋取此城以名縣是也當在今貴德東界近循化處元魏時別有廣威縣在今西甯縣東南境在黃河之北非此廣威也

先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後周建德五年於今州理西南建化縣界澆河故城置廓州蓋以開

循化志

卷一 建置沿革

十四

廓邊境為義元和郡縣志

澆河城亦謂之故廓州城在建化縣西一百二十

里故老傳云趙充國所築或云吐谷渾舊城太平寰宇記

記

按廓州亦有二唐之廓州治化陰縣為今西甯縣東南境後周之廓州治故澆河城為今循化西界貴德東界一在黃河之北一在黃河之南元和志所謂今州理唐之廓州也叙次曉然新舊唐書二志俱未分明